

晉

書

斟

注

晉書辭注卷百二十七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二十七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號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

寢而生德。

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號每對諸宮人言，婦人娠，夢日入懷，必生。

天子公孫夫人方娠，夢日入臍中，獨喜而不敢言。晉咸

康二年，晝寢，生德。左右以告，方寢而起，號曰：「此兒易生，

御覽七百

似薊莊公，長必有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

御覽七百

六國春秋趙錄作年，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

御覽

十八，身長八尺二寸。

七百三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額上有日月兩角足下有偃月重文太史公黃視善相謂德曰殿下相法當先爲人臣然後爲人君但恐下官入地不見殿下昇天耳博觀羣書性清慎多才

藝慕容雋之僭立也封爲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

及暉嗣位改封范陽王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進號安北將軍封

范陽王范陽十六國疆域志曰中州魏郡元和志云慕容暉都鄴其魏郡並理於鄴中也

加散騎常侍俄而苻堅將苻雙據陝以叛堅將苻柳起

兵枹罕將應之德勸暉乘釁討堅辭旨慷慨識者言其

有遠略暉竟不能用德兄垂甚壯之因共論軍國大謀

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枹

頭之役德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及垂奔苻堅德

坐免職後遇曄敗徙于長安苻堅以爲張掖太守數歲
免歸及堅以兵臨江拜德爲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堅與
張夫人相失慕容曄將護致之德正色謂曄曰昔楚莊
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
事不邇女器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過柰何將
衛之也曄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陽言於曄曰昔
句踐棲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
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曄不納乃
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爲車騎大將軍復封范陽
王居中鎮衛參斷政事久之遷司徒

御覽一百二十六
引十六國春秋南

燕錄作爲司徒

于時慕容永據長子有眾十萬垂議討

之羣臣咸以爲疑德進曰昔三祖積德遺訓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雖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爲燕臣也今永旣建僞號扇動華戎致令羣豎從橫逐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眾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遂從之垂臨終勅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寶旣垂臨薨謂太子寶曰鄴是舊都宜委范陽王寶旣嗣位以德爲使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

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罷留臺以
都督專總南夏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慕容青
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擊之別駕韓諄進
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
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
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旣敗後陣方固三不可
擊也彼眾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
動而不勝眾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郭未脩敵來無備三
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
里餽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眾旅多斃師老

覺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於是召青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其參軍劉藻請救於姚興且參母兄之間而興師不至眾大懼德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爲致死會章盧內相乖爭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眾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敗之德遣將追破章軍人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慕容詳又僭號會劉藻自姚興而至興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隋志霸史類王景暉南燕錄六卷注云僞燕中書郎記慕容德事舊唐志入編年類誤作王景暉初學記六引作南燕書史通正史篇曰南燕有趙郡王景暉嘗事德超撰二燕起居注起亡事於馮氏官至中書

令乃撰南燕錄六卷案景暉初從其舅高魯送玉璽一
在後秦因送玉璽而事南燕其終又事北燕送玉璽一
紐并圖識祕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
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
海鼎沸中山殲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德之羣臣議以
慕容詳僭號中山魏師盛于冀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
德卽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猶存羣
議乃止尋而寶以德爲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德兄
子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旣沒魏必乘勝攻鄴
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
軍未至擁眾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

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
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
敵使戀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可一舉
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二年
乃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于滑臺遇風船
沒魏軍垂至眾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是夜
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陽津爲天橋
津水經河水注五日河水又東右逕滑臺城北注城有
三重中小城謂之滑臺城舊傳滑臺人自修築此城
因以名焉又曰昔慕容玄明自鄴率眾南徙滑臺既無
舟楫將保黎陽昏而流澌冰合于夜中濟訖旦而冰泮
燕民謂是處爲天橋津御覽六十八南燕錄曰慕容德
正月渡黎陽津流澌冰合鄴令韓軌言於德曰昔光武

渡呼洶冰湖自合今大王濟河天橋自成德乃大悅又
一百二十六引作戶四萬三千元和郡縣圖志入曰黎
陽津一名白馬津在白馬縣北三十里鹿鳴城之西南
隅慕容德爲魏軍所逼率戶四萬餘徙於鹿鳴達黎陽
津昏而冰合是夜濟河訖旦而魏師至冰亦
尋泮德悅以爲神助因改黎陽津爲天橋津及至滑臺
魏書慕容廆傳曰竇旣東走羣寮勸德稱尊號德不從
皇始二年旣拔中山太祖遣衛王侯攻鄴德率戶四萬
南走滑臺元和郡縣圖志入曰慕容德
自鄴南徙滑臺僭號南燕都於胙城景星見于尾箕

漳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御覽

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趙王麟等九十八人
上言今中土傾陷龍都蕭條趙魏遺黎鵠企皇澤伏願
仰承俯順以安宗廟謹上皇帝尊號德許之令曰今假
順來議且依燕元故事統符行帝制奏詔而已改永康
三年爲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置百官以慕容麟爲司空
元年

領尙書令慕容法爲中軍將軍慕輿拔爲尙書左僕射

丁通爲尙書右僕射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麟見慕容麟以爲己瑞及此潛謀爲亂事覺賜死其夏魏將賀賴盧率眾附之

廣韻三十八箇日南燕錄有輔國大將軍賀賴盧

至是慕容

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

白狀

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城西數里伏于河西遣中黃門

趙思告北地王鍾曰上以去二月得丞相表卽自前征段速骨作逆于乙連今失據來此呼丞相奉迎鍾馳使

白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

嗣帝奔亡人神曠主故權順羣議以繫眾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

卿等以爲何如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
雄才不振從橫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蹈匹婦之仁
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
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
未決耳慕輿護請馳問寶虛實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壯
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思之後知德攝位
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作寶遣思之後見採樵者知德稱帝懼而北奔護至
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
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
靈犬馬有心而況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徵節周家祿校勘記曰徵

誤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

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羣后

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

秦之效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之晉南陽大守閻

巨羨宣朔將軍鄧啟方率眾二萬來伐師次管城安帝紀作

鄧啟魏地形志曰榮陽京有管城德遣其中軍慕容法撫軍慕容和等

距之王師敗績德怒法不窮追晉師斬其撫軍司馬靳

瓌初苻登旣爲姚興所滅登弟廣率部落降於德御覽一百

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

堡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作壘魏書慕容廆傳堡作壘東晉疆域志曰水經注吹臺方

百許步晉世喪亂乞活憑居制削故基遂成一層上基
猶方四十五步高一尺餘世謂之乞活臺又謂之繁臺
城按晉書慕容德處苻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
廣于乞活堡當卽此

者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于
晉魏之間地無十城眾不過數萬及鍾喪師反側之徒
多歸于廣德乃留慕容和守滑臺親率眾討廣斬之初
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謀
洩乃引晉軍至管城冀德親率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
愈不自安及德此行也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和
以滑臺降于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內德將攻之韓範言
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

情既危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爲關中之基然後畜力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慶悅德謀於眾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疆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險人殷可攻而據之以爲基本慕容鍾慕與護封逞韓諄等固勸攻滑臺

潘聰曰

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魏書慕容廆傳元和郡縣圖志十均作尙書潘聰御

覽一百六十一引南燕錄誤作潘聰

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

大魏西接疆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嶮晉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邇江淮水

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爲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

長今雖剋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

二千

魏書慕容廆傳
千下有里字

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

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

尺寸之功廣固者曹疑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爲帝王之

都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閭渾昔負國

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旣

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內

也德猶豫未決

魏書慕容廆傳作宜攻取據
之以爲關中河內也德從之

沙門朗公

素知古候德因訪其所適

水經濟水注曰濟水又東北
右會玉水水導源太山朗公

谷舊名現瑞溪注云有沙門竺僧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隱于此谷因謂之朗公谷故車頻秦書云苻堅時沙門竺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游巨和常穴居而朗居現瑞山大起殿舍連樓累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卽此谷也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於是遣牙門蘇撫問沙門朗公元和郡縣圖志十日神通寺在歷城縣東七十里朗曰敬覽三策現瑞山中苻秦時沙門竺僧朗隱居也

潘尙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

遂埽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

魯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

大悅引師而南兖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

魏書

慕容廆傳曰引師克薛城徐兖之民盡附

存問高年軍

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德遣使喻齊郡太守辟閭

渾魏書慕容廆傳作司馬德宗幽州刺史薛暉渾不從遣慕容鍾率步騎二

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琅邪而

北迎者四萬餘人德進寇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遁以

潘聰鎮莒城魏書慕容廆傳作以潘聰爲徐州刺史鎮莒城鍾傳檄青州諸郡

曰隆替有時義列昔經困難啟聖事彰中籙是以宣王

龍飛於危周光武鳳起於絕漢斯蓋厯數大期帝王之

興廢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

逆賊辟閭渾父蔚昔同段龕阻亂淄川太宰東征勦絕

凶命渾於覆巢之下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

復襲凶父樂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剝黎元委

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矜彼營三暫阻王略故以
七州之眾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齊魯昔韓信以裨
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軍討步剋不移朔況以萬
乘之師埽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
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
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剋
以此眾戰何敵不平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
彭寵盜逆漁陽身死於奴隸近則曹嶷跋扈見擒於後
趙段龕干紀取滅於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
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滅必

無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

脫履機不發必玉石俱摧渾聞德軍將至徙入千餘家

入廣固諸郡皆承檄降于德魏書慕容廆傳曰辟闔渾遣司馬崔譔率千餘人成

薄荀固平原太守張謖屯柳渾懼將妻子奔于魏德遣

射聲校尉劉綱追斬於莒城魏書慕容廆傳曰渾懼檄

少子道秀自歸請與父俱死德曰渾參軍張瑛常與渾

作檄辭多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

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

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爲不幸防風之誅臣實甘之但

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德

遂入廣固四年僭卽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爲建平

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曰鮮卑慕容德僭號於青

州晉書校文五日安帝紀德僭帝位在隆安三年南燕

錄備覽甄二言德建平元年歲在己亥蓋卽隆安三年

也下起傳云二世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在隆安三年

至隆安三年正合十一年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

之數此四年蓋三年之誤

成焉進慕容鍾爲司徒慕容輿拔爲司空封孚爲左僕射

慕容護爲右僕射遣其度支尙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造

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以其妻段氏爲皇后

光錄大夫儀之女建立學官簡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

見慕容容垂載記注士門二百人爲太學生後因譙其羣臣酒酣笑而言曰

朕雖寡薄恭己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

案段氏字季妃

方自古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
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
多爲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
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
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
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士
矣德母兄光在長安周家祿校勘記曰當作先在長安
按德兄納超之父爲苻堅廣武太
守家於張掖故弘云若不奉太后動止
便卽西如張掖謂至納所也光字誤遣平原人杜弘
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卽
西如張掖以死爲效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

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
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
況爲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求祿雖外如
要利內實忠孝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爲盜所殺
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明年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晏
嬰冢御覽五百六十伏琛齊地記曰臨淄小城北門外
二百餘步有晏嬰冢水經淄水注曰齊城北門外
東北二百步有齊相晏嬰冢曰吾生則近市死豈易志
乃葬故宅後人名之曰清節里通鑑地理通釋引括地
志曰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水經注臨淄縣
城中有邱淄水出其前經其右故有營邱之名元和郡
縣圖志十日晏嬰墓在臨淄縣東北三里顧謂左右曰禮
里貞觀十五年詔十五步並禁樵蘇

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

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

唐志地理類有晏謨齊地

記二卷水經濟水注元和郡縣圖志河南道

及寰宇記並引之御覽四十二引作晏謀誤孔子稱臣

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

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

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遂以謨從至漢城陽景王廟風俗

通義日城陽景王薨自瑯琊青州六郡及勃海都邑鄉

亭聚落皆爲立祠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

燕錄日以太牢祀漢城陽景王廟水經淄水

注日齊城內有故景王祠卽朱虛侯章廟

申池左傳文十八年杜注日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

東北流直申門西爲申池注云昔齊懿公游申池酈歆

閩職二人害公于竹中今池無復髮然水側尚有小

也高士奇春秋地名攷略日案襄十八年晉伐齊焚申

池之竹木京相璠杜預並言申門卽齊城南面第一門
左思齊都賦注申池在海濱齊藪蓋誤晉書慕容德燕
庶老于申池左太冲云昭華池也韓詩外傳齊景公出
弋昭華之池顏涿聚主鳥而亡之郡國志謂之左右池
卽系水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而歎曰水經
源也注曰淄水自山東北流逕牛山西注云山卽牛山也左
思齊都賦曰牛嶺鎮其南者也元和郡縣圖志十日社
山在臨淄縣北二十里一名愚公古無不死愴然有終
山牛山在臨淄縣南二十五里焉之志遂問謾以齊之山川
丘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
辯畫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尙書郎立治於商山魏書食貨志曰
崔亮言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讀史
方輿紀要三十五日商山在臨淄縣西八十里一名鐵
山崔珍述征賦涉淄水過桓都登鐵山望齊密是也十
六國疆域志曰商山卽鐵山以山產鐵就此立治故名
置鹽官于烏常澤以廣軍國之用德故吏趙融自長安

來始具母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其司隸校尉

慕容達因此謀反遣牙門皇

一作黃

珍率眾攻端門殿中

師侯赤眉開門應之

周家祿校勘記曰師當作帥

中黃門孫進扶德

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聞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

宮誅赤眉等達懼而奔魏慕容法及魏師戰于濟北之

標榆谷

案標榆當從水經洪水注作漂榆上文云置鹽官于烏常澤度其地均在勃海郡內也石季龍

載記又誤作漂榆

魏師敗績其尙書韓諱上疏曰

初學記十一張詮南燕書

日慕容德以右僕射嵩爲左僕射尙書韓諱爲右僕射

時嵩諱並年三十又以嵩弟融爲西中郎將諱弟軌爲

東中郎將嵩等俱拜帝臨軒詔令四人同入嵩等升殿

方謝帝顧曰躍二龍於長衢騁雙驥於千里朝野榮之

御覽二百十一引南

二寇逋誅國恥未雪關西爲豺狼

之藪揚越爲鴟鴞之林三京社稷鞠爲丘墟四祖園陵蕪而不守豈非義夫憤歎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略未振是使長蛇弗翦封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終朝之逸無卒歲之憂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遷萌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役愍黎庶之息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以保寧于營丘難以經措于秦越今羣凶僭逆寔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取釁深宜審量虛實大校成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進爲雪恥討寇之資退爲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依託城社不懼

燠燒公避課役擅爲姦宄損風毀憲法所不容但檢令未宣弗可加戮今宜隱實黎萌正其編貫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國兵資之用若蒙採納冀裨山海雖遇商鞅之刑悅縮之害所不辭也德納之遣其車騎將軍慕容鎮率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諄爲使持節散騎常侍行臺尙書巡郡縣隱實得蔭戶五萬八千諄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焉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旣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尙書魯遂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滄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

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韵至於今日荒草
積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遂荅曰武王封比
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

慈深二主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先是

妖賊王始聚眾于太山御覽三百九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建平四年妖賊王

始聚眾於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爲太上皇兄爲征

東將軍弟征西將軍御覽三百九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父固爲太上皇兄林爲

征東帝秦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

兄弟所在御覽三百九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將刑焉市人皆罵之曰何爲妖妄自貽族滅

父兄今始荅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
並何在

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

御覽三百九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南

燕錄作其妻趙氏

止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

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鑿築之仰

視曰崩卽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

御覽三百九十一引十六

國春秋南燕錄曰德聞而笑謂左右曰焚惑之人死由狂語何可不殺

時桓立將行篡逆

誅不附己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德中書侍郎韓範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略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申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

晉國內難七載于茲桓立逆篡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
殃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
驅樂奮之卒接厭亂之機譬猶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
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未幾公私戎馬不過數
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
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旗艸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眾
踰十萬可以西并疆秦北抗大魏夫欲拓境開疆保寧
社稷無過今也如使後機失會豪桀復起梟除桓立布
惟新之化遐邇旣寧物無異望非但建鄴難屠江北亦
不可冀機過患生憂必至矣天與不取悔將及焉惟陛

下覽之德曰自頃數纏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姦逆亂華
舊京墟穢每尋否運憤慨兼懷昔少康以一旅之眾復
夏配天況朕據三齊之地藉五州之眾教之以軍旅訓
之以禮讓上下知義人思自奮繕甲待釁爲日久矣但
欲先定中原埽除逋孽然後宣布淳風經理九服飲馬
長江懸旌隴坂此志未遂且韜戈耳今者之事王公其
詳議之咸以桓立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
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周互
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願謂
劉軌高雅之日昔郤克忿齊子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

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慙昔人也雅之
等頓首荅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絕
實在聖時雖則萬隕何以上報俄聞桓立敗德以慕容

鎮爲前鋒慕容鍾爲大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剋

期將發而德寢疾

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德疾動經旬幾於不振會前

尙書右丞曹默自冀州來奔以白酒解之乃瘳以默爲御史中丞封永熙侯水經淄水注曰女水導川東北流

甚有神焉注云燕建平六年魏書慕容廆傳曰兄子超請所女

立明惡之寢疾而亡魏書慕容廆傳曰兄子超請所女

水德曰人君之命豈女水所知超固請終不許於是罷兵初德迎其兄子超于

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旣無子何不早立超
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

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爲皇太子

御覽一百二十六引

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戊午引見羣臣于東陽殿議立超爲太子俄而地震百寮驚越德亦不安還宮疾甚呼段后公主及超申以後事執超手曰若得至曉更見公卿顧託以汝死無所恨舉目視公主欲有所言竟遂不能段后大言今日召董中書造詔立超開目領之大赦境內子爲父後者人爵

二級其月死卽義熙元年也

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薨于顯

安宮晉書校文五日以安帝紀及南燕錄攷之德實死於元興三年十一月戊午此誤

時年七十

乃夜爲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

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

燕錄曰葬于東陽陵

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

晉書校文五日南燕錄言

帝在位六年攷安帝紀德於元興三年卒上距隆安三年正六年作五年亦誤

僞諡獻武皇帝

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廟號世宗

晉書斠注卷百二十七

晉書勳注卷百二十八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二十八

慕容超

周家祿校勘記曰下宜補慕容鍾封孚子目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

御覽四百六十四引張銓南燕書曰

慕容納沈靜深遠外訥內敏

苻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

家于張掖

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與母公孫太妃就弟德家于張掖德之

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

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

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

御覽五百十二引德之故吏也
王隱晉書平作評

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于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平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荅厚惠於是娶之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

迎之超不告母妻乃歸

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濟陰人宗正謙善

卜相西至長安賣術于路超行而遇之因就謙相謙奇其姿貌超乃內斷于心不告母妻辭母詣霸上乃與謙

俱歸至諸關禁自稱張伏生二十日達梁父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

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鬚帶九圍精彩秀

發容止可觀

御覽一百一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姿器魁傑有類於德

德甚加

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

校尉開府置佐吏德無子欲以超爲嗣故爲超起第於

萬春門內朝夕觀之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

則傾身下士於是內外稱美焉頃之立爲太子及德死

以義熙元年僭嗣僞位

晉書校文五曰當從帝紀作元興三年

大赦境內

改元曰太上尊德妻段氏爲皇太后以慕容鍾都督中

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爲征南都督徐充揚南兗四

州諸軍事

十六國疆域志曰按揚南兗載記及南燕錄等並無可考疑亦遙領

慕容鎮加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封孚爲太尉麴仲爲司空

元和姓纂

十日鞠譚世居平原南燕有司空鞠仲中書侍郎鞠注案姓纂麴與鞠爲二姓據此則鞠仲不當作麴

潘

聰爲左光祿大夫封嵩爲尚書左僕射自餘封拜各有

差後又以鍾爲青州牧段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

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

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

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卽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閒言孚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違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鎮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辯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恚恨形于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由是結憾及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焉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超知而徵之鍾稱疾不赴於是收其

黨侍中慕容統右衛慕容根散騎常侍段封誅之車裂

僕射封嵩於東門之外

御覽六百四十五南燕錄曰慕容超卽位太后告超曰左僕射

封嵩數遣黃門今年裳語吾云帝非太后所生依如故宜勒兵廢帝立鍾爲主超命執嵩斬之嵩請其母別超日汝尙知有母何意

西中郎將封融奔于魏超尋遣慕容鎮等攻青州慕容昱等攻徐州慕容凝韓範攻梁父

昱等攻莒城拔之徐州刺史段宏奔于魏

宋書廬陵王義真傳曰段

宏鮮卑人也爲慕容超尙書左僕射徐州刺史高祖伐廣固歸降案此作奔魏與宋書作歸降高祖迥異封融又集羣盜襲石塞城

讀史方輿紀要三十一日石塞城在長清縣西南

殺鎮

西大將軍餘鬱青土振恐人懷異議慕容凝謀殺韓範將襲廣固範知而攻之疑奔梁父範并其眾攻梁父剋

之疑奔姚興慕容法出奔于魏慕容鎮剋青州鍾殺其
妻子爲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于時超不恤政事畋游
是好百姓苦之其僕射韓諱切諫不納超議復肉刑九
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九數纏永康多難自北都
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靡有存者綱理天下此焉爲
本旣不能導之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命
咎繇作土刑之不可已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
兵革尙繁未遑修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
致蕭牆釁發遂戎馬生郊典儀寢廢今四境無虞所宜
脩定尙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

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轘之法亦可附之律條納以大辟之科肉刑者乃先聖之經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乖度今犯罪彌多死者稍眾肉刑之于化也濟育旣廣懲慘尤深光壽建興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駕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轘裂之刑烹煮之戮雖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彌之轘著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愍刑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左右手焉故孔子

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蕭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羣下議多不同乃止超母妻旣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超下書遣羣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太上囚楚高祖不迴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又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宜掠吳口與之尙書張華曰若侵掠吳邊必成鄰怨此旣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

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己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智能迴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號脩和所謂屈于一人之下申于萬人之上也超大悅曰張尙書得吾心矣使範聘于興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款然而附爲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爲當專以孝敬爲母屈也範曰昔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

面並帝通聘結好義尙謙沖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似
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魏
魏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
爲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于
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霈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賈
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是爲範設舊交之禮申敘平
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
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
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
延譽者也範承閒逞說姚興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

妻還之慕容疑自梁父奔于姚興言于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為母屈耳古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制其送伎然後

歸之興意乃變遣使聘于超

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秦遣兼

員外散騎常侍韋宗還聘

超遣其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入長安

送太樂伎一百二十人于姚興興大悅延華入讌酒酣

樂作興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亾樂師歸周

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于此矣華曰自古

帝王為道不同權譎之理會于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

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

兆乎興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
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
遣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
之于是還超母妻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
燕錄曰超大悅遣征虜公孫五樓率
騎三千迎于境上超親率六宮迎于馬耳關義熙三年追尊其父爲穆皇帝

立其母段氏爲皇太后妻呼延氏爲皇后祀南郊將登
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于圜丘之側俄而不

知所在魏書慕容廆傳曰超南郊柴燎爛起而煙不出
靈臺令張光告人曰今火盛而煙滅國其亾乎

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密

問其太史令成公綏晉書校文五曰此與文苑
傳之成公綏另爲一人對曰陛

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

懼而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之是歲廣固地震

天齊水湧史記封禪書曰秦始皇東游海上禮祠名山

淵水居臨淄南郊山下者水經淄水注曰淄水又東逕

臨淄縣故城南東得天齊水口水出南郊山下謂之天

齊淵五泉並出南北三百步廣十步水在齊入祠中齊

之為名起于此矣地理風俗記曰齊所以為齊者即天

齊淵名也其水北流注于淄水寔宇記井水溢女水竭

十八日天齊池在臨淄縣東十五里御覽五十九述征記曰臨淄牛山下有女水齊人諺曰

世治則女水流世亂則女水竭慕容超時乾涸彌載及

宋武北征而激洪流水經淄水注述征記曰齊桓公冢

東有女水或云齊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也又日

燕大上四年女水又竭河濟凍合而澠水不冰水注曰

慕容超惡之燕祚遂淪有澠水出營城東北入淄水淄水又

東北合濁水濁水東北流逕廣超正旦朝羣臣于東陽
固城西濁水亦或通名爲澠水
殿聞樂作歎音偷不備悔送伎于姚興遂議入寇其領
軍韓諱諫曰先帝以舊京傾沒戢翼三齊苟時運未可
上智報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士以待賊釁不
可結怨南鄰廣樹仇隙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于是
遣其將斛穀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執陽平太
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
付太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爲侍中尙書領左衛將軍專
總朝政兄歸爲冠軍常山公叔父頊爲武衛興樂公五
樓宗親皆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

功封斛穀提等並爲郡縣公慕容鎮諫曰臣聞懸賞待
勳非功不侯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
得無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
藩輒盡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不荅自是百僚杜口莫
敢開言尚書都令史王儼詣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爲濟
南太守入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
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入寇濟南執太守趙元略男
女千餘人而去劉裕率師將討之御覽三百二十六引
三十國春秋曰丁亥
中軍劉裕悉眾攻燕眾咸諫曰今往
日兵家所忌裕曰我往彼亾吉孰大焉超引見羣臣于
東陽殿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初

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

元和郡縣圖志十一伍緝之從

征記曰大峴去牛城八十里直度山二十五里

又曰大峴

山石徑幽危四岳三塗不是迴也

圖志十一又曰大峴

山在沂水縣北九十里宋高祖北伐慕容超大將公孫

五樓說超曰吳兵輕銳難與爭鋒宜斷大峴使不得入

讀史方輿紀要三十五曰大峴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

山在臨朐縣東南一名破車峴

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勅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戶口眾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

疆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于平

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

魏書慕容廆傳作但令賀

賴盧苦諫不從

南史宋武帝紀作廣甯王賀刺盧

退謂五樓曰上不用

吾計亾無日矣慕容鎮曰

魏書慕容廆傳作太尉桂林王鎮曰

若如聖旨

必須平原用馬爲之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

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窮逼

魏書慕容廆傳作自貽寇逼

昔成安君

不守井陘之關終屈于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嶮卒

擒于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

魏書慕容廆傳阻守

作拒

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諱曰主上旣不能芟

苗守嶮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

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而大怒收鎮下
獄乃攝莒梁父二戍脩城隍簡士馬畜銳以待之其夏
王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輔國賀賴盧等六將步
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暉
等于臨朐御覽三百十續帝王世紀曰晉師度峴慕容
超使拒之聞晉兵盛自將四萬繼之及晉人
戰于臨朐燕兵大敗元和郡縣圖志十一曰宋高祖兵
遂得入初是役也或曰彼若嚴守大峴軍無所資何能
自返高祖曰鮮卑性貪且愛其穀必將引我兵一入大
峴吾何患焉及師過大峴高祖喜曰天贊我也遂大破
之謂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
戰矣東晉疆域志曰臨朐有巨蔑水圖經臨朐有
蔑水劉裕伐南燕時公孫五樓據此以拒裕五樓
馳騎據之劉裕前驅將軍孟龍符已至川源五樓戰敗

而返裕遣諮議參軍檀韶率銳卒攻破臨朐水經巨洋水注曰又

逕臨朐縣故城東注云城上下沿水超大懼單騎奔段

暉于城南暉眾又戰敗裕軍人斬暉超又奔還廣固徙

郭內人入保小城使其尙書郎張綱乞師于姚興赦慕

容鎮乃魏書慕容廆傳作進錄尙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

見羣臣謝之曰朕嗣奉成業不能委賢任善而專固自

由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智士逞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

亦在臨難諸君其勉思六奇共濟艱運鎮進曰百姓之

心係于一人陛下既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羣臣解心士

庶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內難恐不

暇分兵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今散卒還者猶有數萬可悉出金帛宮女餌合一戰天若相我足以破賊如其不濟死尙爲美不可閉門坐受圍擊司徒慕容惠曰不然今晉軍乘勝有陵人之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二國連橫勢成唇齒今有寇難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是以趙隸三請楚師不出平原一使援至從成尙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濟時艱于是遣範與王薄一作蒲乞師于姚興未幾裕師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軍曰若得張綱爲攻具者城乃可得耳

是月綱自長安歸遂奔于裕

南史宋武帝紀作張綱自長安反太山太守申宣執

送裕令綱周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超怒

伏弩射之乃退右僕射張華中丞封愷並爲裕軍所獲裕令華愷與超誓勸令早降超乃遣裕書請爲藩臣以大峴爲界并獻馬千匹以通和好裕弗許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尙書張俊自長安還又降于裕說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杖韓範冀得秦援範旣時望又與姚興舊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啗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爲散騎常侍遣範書以招之時姚興乃遣其將姚強率步騎一萬隨範

周家祿校勘記曰玩文義乃是方之誤

就其將姚紹于洛陽并兵來援會

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與迫強還長安範歎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于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亾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弊邑而贊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翌日裕將範循城由是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而不強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弟諱盡忠無貳故不罪焉是歲東萊雨血廣固城門鬼夜哭

魏書慕容廆傳曰廣固鬼夜哭

有流星長十餘丈隕于廣固 明年朔旦超登天門朝羣臣于城上殺

馬以饗將士文武皆有遷授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

見王師之盛握超手而相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百六

之會正是勉強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

目謝之其尙書令董銳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于獄于

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閒人玄

文說裕曰昔趙攻曹疑望氣者以爲澠水帶城元和郡縣圖志

十望氣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水經淄水注曰濁水東北

流逕廣固城西注云城在廣固縣西北四里四周絕澗

阻水深隍水側山際有五龍口元和郡縣圖志十曰義

熙五年宋武帝征慕容超於廣固也城側有五龍口陰

阻難攻兵力疲弊讀史方輿紀要三十五日治嶺山在

廣固城西南山麓有五龍口東石季龍從之而疑請降

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水經淄水注曰石

五日大雨雷電震開後慕容恪之降後無幾又震開之

攻段龕十旬不拔塞口而龕降水經淄水注作今舊

今舊基猶在可塞之基猶存宜試修築裕從其言至

是城中男女患腳弱病者大半超輦而升城尙書悅壽

言于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士疴病日就凋隕守

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麻運有終堯

舜降位轉禍爲福聖達以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全宗廟

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劔決死不能銜璧求生

於是張綱爲裕造衝車御覽三百三十六宋先朝故事

曰慕容超大將垣遵踰城歸順

高祖使遵等治攻城撞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御覽三百三十

築長圍高三丈外三重六引蕭方等三十國並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

施用又爲飛樓懸梯木幔之屬御覽三百三十六引蕭

作飛遙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御覽三百十

橋日超單馬奔入城八月將封融自河北奔晉師使招誘

城內超怒縛其母懸諸城上融曰姜維有言良田百頃

不如畝城中出降者相繼裕四面進攻殺傷甚眾御覽一百二十

入徐爰宋書曰公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

抗表北討屠廣固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曰

十騎出爲裕軍所執超踰城走獲之戮其王公以下

約口萬餘馬二千匹其城隍元和裕數之以不降之

郡縣圖志十日超遂出奔爲晉所擒御覽

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御覽三百

三十六引三十國春秋蕭方等曰美哉其言也言送建必已親終不忘孝可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信乎送建

康市斬之

宋書高祖紀曰義熙六年二月屠廣固送超京師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曰獻超于

建康市

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安四年

僭立

晉書校文五曰四年當作三年說詳德入廣固條

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

義熙六年滅

魏書崔光傳曰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固鴻又以事在元年案永興二年當

義熙六年若以爲元年誤矣

慕容鍾

周家祿校勘記曰宜作小字目附慕容超

慕容鍾字道明德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于色機

神秀發言論清辯至于臨難對敵智勇兼濟累進奇策

德用之頗中由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爲佐命元勳

後公孫五樓規挾威權慮鍾抑己因勸超誅之鍾遂謀反事敗奔于姚興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

封孚

周家祿校勘記曰宜作小字目附慕容超

封孚字處道渤海蓀人也祖俊振威將軍

元和姓纂一曰封炭始居

蓀五代孫仁仁孫釋晉侍中釋生性俊

父放慕容暉之世吏部尙書孚幼

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寶僭位累遷吏部尙書

苻

堅載記慕容垂遣其參軍封孚西引張及蘭汗之篡南

虵王騰於晉陽是孚於垂時已進用矣

奔辟閭渾渾表爲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爲慶喜于得卿也常外總機事內參密謀雖位任崇重謙虛博納甚有大臣之體及超嗣位政出

權嬖多違舊章軌憲日積殘虐滋甚孚屢盡匡救超不能納也後臨軒謂孚曰朕于百王可方誰孚對曰桀紂之主超大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以超三年死于家時年七十一文筆多傳于世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節君存遽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椒蠶之雄姿韞從橫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資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撫劍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荆吳崇儒術以弘風延

謹言而勵己觀其爲國有足稱焉超繼已成之基居霸者之業政刑莫恤畋游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而勳戚離先緒俄積家聲莫振陷宿豫而貽禍啟大峴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爲墟迹其人謀非不幸也贊曰德實姦雄轉敗爲功奄有青土淫名域中超承僞祚撓其國步廟失良籌庭悲霑露